

三國志
魏

冊三

魏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卓

李催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

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

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

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

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

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漢桓帝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

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

帶兩韃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

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

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

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

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

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

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

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

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

將軍封釐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

屬左將軍皇甫嵩詰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

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

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効

力邊陲卓再違詔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

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漢記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太后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旣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閹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

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
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略曰北帝望見卓兵涕泣顯
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之有遂俱入城獻
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
帝紀曰卓與帝語終無所遺失卓與陳留王語問禍
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與陳留王語問禍
意英雄記曰獨乘一馬中陳留王與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
維舍止帝記曰乘一馬中陳留王與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
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三
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三
百里來何云避我乃不能斷獅子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
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帝曰陛下令
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卓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
雄記曰一本云董卓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王英
時進第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之英雄記云苗太后
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
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
兵與卓弟旻共攻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
殺苗於朱爵闕下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
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州九
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
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
鼓而入宣言云西兵不可勝數至洛
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至洛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

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
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
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
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
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

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

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伊尹既立不廢之今上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

富於春秋行未七十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

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

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

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

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霍光廢昌

孝靈皇帝留王仁孝宜卽皇壽之祚早棄帝起居注載策曰

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

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

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

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

魏志卷六

三中華書局聚

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
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矣稱天下所
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
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
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
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
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
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
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

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

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

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詰卓白事不解劍立擗殺之京

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

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

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

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

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

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伉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英雄記曰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教勅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臣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長平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

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

度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

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

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

取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

驚動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秦得并吞六

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強兵蹶

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

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

有成瓦密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

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

有書來欲令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

救公便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

知天策免彪言續漢書曰太尉黃琬一司徒楊彪司空荀

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曰都關中黃琬一司徒楊彪司空荀

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復還都

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復還都

事皆當因民之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復還都

故作三篇以曉之往時之王莽篡逆變亂五遷殷民胥怨

眉之焚燒長安殘害百姓今民流亡百無一在光

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民流亡百無一在光

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之書豈可信用

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

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不亂所在賊起
嶠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塲瓦一朝可辦宮室大官府蓋
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一朝前卻我以此大
公之豈得自在百寮卓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
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
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
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
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趙謙所殺卓大
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入呵之而卓至西京爲太師
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

號曰尙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

車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既爲太師復

欲稱尙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

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今公

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

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
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
更乘金華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爲侍中
皂蓋車也
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英雄記曰卓侍

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
郾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
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郾者各令乘軒
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

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御史中丞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未為太師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不意今日變為鳳凰

耳卓笑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

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

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築郾塢高

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雄記曰郾去長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郾行塢公

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

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

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

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

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

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榜門

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頻數征伐

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鄩唐珍張顗之黨乎風

俗通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顗中常侍張奉弟法令書曰

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

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鄩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

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死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

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

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尙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

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

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
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
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
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有
逃之也歌卓又當入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
呂布也卓當入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
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
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
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
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衰
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
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其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
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卓塢中金有二三
所燒者灰并一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
萬斤銀八萬斤珠玉錦繡奇長安士庶咸相慶賀
玩雜物皆崇阜積不可數計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
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

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疾
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
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尉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
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

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
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
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數惜縱復令知
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數惜縱復令知
然不應有奇功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
紀傳博有言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承之妄記也史遷
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忠正不可謂內省之失直書其事耳
何謗之有乎王允之遷為忠正不可謂內省之失直書其事耳
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不應死與不甚者張璠漢紀曰
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
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
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
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
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
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
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
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
欲以詔命誅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恒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鐵鎖
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

不又筮之得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
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為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

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

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

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

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

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

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

之於是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實召兵而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

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

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

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謝
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惟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
殺太僕魯馱大鴻臚周奐司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
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
城門避兵權等放城門下拜伏叩頭帝謂董卓曰
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董卓曰
忠於陛下而無故廷尉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弗敢
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卓報讎弗敢
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
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
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
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扶持信之委以朝廷華嶠
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
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
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葬
不義伺間不為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為

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

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

汜張掖人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
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
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己爲內應以誅催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
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尙數十萬
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
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
爲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
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
者李催曰此我邸閣儲備少乃悉載置其諸將爭權遂
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
殺稠并其衆陳倉遂語稠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
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
要相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
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
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
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
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